

牧野流星

(一)

梁羽生著



香港 偉青書店出版



梁羽生

牧野流星



著 者：梁 羽 生

出 版：偉 青 書 店

總代理：天地圖書有限公司

香港灣仔莊士敦道30號地庫

電話：5-283671 5 283605

COSMOS BOOKS LTD.,

30, Johnston Road,

Basement, Wanchai Hong Kong.

印 刷：嶺南印刷公司

香港西環第二街129號

(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)

目

次（第一集）

第一回

鬼斧神工開異境
丹心俠骨創新天

三

第二回

家醜難言寧抗命
門牆羞列豈尋仇

三三

第三回

石窟宗師留秘笈
林中情侶覓親人

六一

第四回

深入石林求秘笈
敢憑寶劍鬥魔頭

八七



楊華「啊呀」一聲叫起來道：「師父，是你！」



第一回

鬼斧神工開異境 丹心俠骨創新天

「臨異境，林石湧奇峯。萬笏朝天驚鬼斧，千巖競秀詫神工，人在畫圖中。」

——調寄「望江南」

森森劍戟千峯立。怪石奇巖，千姿百態；如雄鷹展翅，如駿馬揚蹄；如高僧入定，如西子捧心；有的孤峯拔起，如筆峭；有的羣峯陣列，如帳屏連。遠看如有千萬鐵騎，披甲待發；近看則似刀林劍樹，畢露鋒芒。

這是不知多少個千萬石筍構成的一片石林。是雲南省路南縣素有「天下第一奇觀」之稱的石林。

據說（近代地質學家的研究報告）這一高原地帶，遠古原是一片海洋，以後地殼變動，海底變成陸地，這些風姿綽約的巨石，正是當年海底的巖石，在逐步露出海面時，受海水冲刷而成。後來海枯了，石爛了，就形成了這一片千姿百態，瑰麗無儔的石林。

一個滿臉風塵的中年書生，正在緩緩走近石林的入口。形容雖有幾分憔悴，却掩蓋不住他那精光四射的炯炯雙眸。

他走近石林，抬頭一看，只見頭頂一塊懸空的大石上題有「天開異境」四個珠筆紅字，書法遒勁，不知是那一代名家所題。兩旁大石，一邊刻的是「大氣磅礴」，一邊刻的是「鬼斧神工」。望入「林」中，但見怪石嵯峨，星羅棋佈，佈成了恍如萬戶千門。令人既是憧憬林中的奇景，又是隱隱覺得有點可怖。書生心裏想道：「徐霞客遊記中曾有詩云：石林萬戶千門閉，不亞武侯八陣圖。若然沒有當地土人嚮導，切不可孤身擅入。看來不是誇大之辭。」

他沉吟片刻，終於還是步入石林。

林中景色，果然是想像不到的奇麗。但見曲徑通幽，石廊相接。潛瀑暗流，在縱橫交錯的石罅中緩緩穿過，但聞水聲，不見溪流。踏入石林深處，就似進入了一個地下迷宮。這書生轉了幾轉，已經不辨南北東西了。

「天開異境，果然名不虛傳。」書生想道：「可惜此際我却是無心遊玩。」

原來他並不是爲尋幽探秘而來，他是來找尋一個人的。正當他走到一處光線黯淡的亂石叢中，浮想連翩之際，忽覺微風颯然，突然有一個

人從他背後跳出來，一抓就抓向他的琵琶骨。那人出手之後，方始喝道：「你是什麼人？」中年書生沉肩縮肘，一個「怪蟒翻身」，身形半轉，就憑肩頭一沉一轉的力道，把那人帶過一邊。可是他却没有回答那人的問話。

那人的手指剛剛觸到他的肩頭，就給他用上乘武學中的「卸」字訣化解了攻來的力道，一抓抓空，不覺大吃一驚，情知遇上高手，忙再問道：「你究竟是誰？你不說，可休怪我不客氣了！」

中年書生恍若視而不見，聽而不聞，腳跟一轉，竟然轉回原位，背向着他。

那人一聲長嘯，心裏想道：「只要我能支持片刻，師父一來，便可無妨。」他已知這對方乃是勁敵，下手便不留情，一招「排山倒海」，雙掌同時劈下，隱隱挾着風雷之聲。名實相符，掌力的強勁，果然是有如排山倒海。

中年書生反手一揮，使的是一招普普通通的招式，「玄鳥劃砂」。單掌之力抵住他的雙掌。那人剛猛之極的掌力竟是不能向前推進一步，但也沒覺得對方的反擊之力。試了兩招依然試探不出對方路數。陡然間，只覺對方那股抵住他的力道消失於無形，身體失了重心，不由得腳步一個踉蹌，幾乎跌倒。

那人身手也是端的敏捷，就在這危機瞬息之間，身形一飄一閃，方位立變。回過身

來，竟不救招，反取攻勢。右掌向外一掛，左掌翻起，一招「羚羊掛角」，擊向敵手面門。

中年書生似乎也沒想到他這拳法變化得如此精奇，輕輕說了一個「好」字，雙手忽然貼住膝蓋。

這一下變化更是大出那人意料之外，按說他的拳勢如此凌厲，對方若不招架，必定就要閃避。那知道中年書生却是把雙手垂下，既不招架，也不閃避。這當那間，倒是令他不覺怔了一怔了。

說時遲，那時快，中年書生雙掌一揚，迅即左掌撫拳，躬腰一揖。只聽得乒的一聲，那人已是給他的拳頭打着。

可是這一拳看來雖然交勢狠猛，着體却是毫不疼痛。那人呆了一呆，啊呀一聲叫起來道：「你，你是二師父麼？」原來中年書生剛才打着他那一招，乃是點蒼派的「請手式」，別的門派，「請手式」只是表示禮貌，只有點蒼派的「請手式」可以用來傷人。這人在八九歲的時候，曾在點蒼門下，跟這中年書生學過入門的功夫，深奧的功夫尚未學到，「請手式」一則是會的。

中年書生哈哈一笑，說道：「華兒，你長得這麼高了，武功也大大長進啦！」

此時他們已經站在比較明亮的地方，中年書生定睛一瞧，只見眼前這個少年，面貌已是和小時候大不相同。但却是越看越像他的好朋友孟元超了。中年書生想起了孟元超，想起了孟元超的愛侶雲紫蘿。如今孟元超是下落未明，雲紫蘿則已長眠地下。不由得心裏一酸，強自忍住眼淚。

這少年則是歡喜非常，抱着中年書生叫道：「二師父，你怎麼會找到這裏來的，大師父好嗎？」

原來這個中年書生乃是「點蒼雙煞」中的段仇世，這個少年是他的徒弟楊華。楊華所問的「大師父」，亦即是段仇世的大師兄卜天鵬，則早已在七年之前死了。他死的那天也正是楊華被他們的仇家擄去那一天。

楊華發覺師父的神色有些不對，心中隱隱感到不祥之兆。連忙問道：「二師父，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，你和我說吧。」他想不到分開七年之後，師徒忽地重逢，這霎那間，一幕幕的往事，不由得都從心頭翻起。

回憶的幔幕拉開，最先出現的是一幅靈堂慘象，他的父親楊牧是個名武師，不知爲了什麼，一天晚上，忽然自縊死了。他對父親的印象甚是模糊，在他的記憶之中，父親似乎也不怎樣疼他，偶而對他表示親熱，也總是當着母親的面，好像是有意做給母親看。

的。他雖然不懂事，小小的心靈還是感覺得到的。不過父親死了，他當然還是難過的，尤其那一天靈堂發生的事情，他更是忘懷不了。

「好兇的姑姑！」回憶的第二幕就是母親和姑姑在靈堂吵架了。母親給姑姑趕跑，接着有一個不速之客到來，把他從姑姑手裏搶了去。這個人自稱是他父親的好朋友。不過這個「宋叔叔」却對他很好，他帶他去找尋母親。

母親沒有找到，在半路上他又給兩個人搶去了。這兩個人就是後來變成了他大師父和二師父的卜天鵬與段仇世。大師父相貌兇惡，起初他很害怕，但大師父對他可比宋叔叔還好，他也就喜歡他了。他也同樣喜歡二師父，二師父除了教他武功，還會教他讀書寫字。

回憶的最後一幕是在點蒼山，二師父不在家，大師父不知為何受了傷，和他一同住在一個姓凌的伯伯家裏養傷。那晚發生的事情，現在想起心中猶有餘怖。

那天晚上他在睡夢之中給人驚醒，原來不知是什麼時候有四個一模一樣的人闖了進來，正在和他的大師父打架，凌伯伯則已躺在血泊之中，發出慘厲的呼叫。

他不知道大師父後來怎麼樣，因為那四個人（後來他才知道是滇南四虎）把他交給一個道士，那道士抱了他就跑下山，跑了好遠好遠，他還隱隱聽得山頭上的高呼酣鬥。

那道士對他很兇，說他的父親是反叛朝廷的大賊，他很奇怪，父親若是「反賊」，為何沒有公差捉他，他還記得父親出殯那天，還有本縣的縣官前來送殯。那道士一路上虐待他，他幾次要跑又跑不掉。直到碰上現在的師父方始解除苦難。

回憶飛快的一幕幕從胸海中閃過，忽聽得段仇世一聲苦笑，將他從回憶中拉了回來。段仇世苦笑說道：「你大師父的事，我慢慢會告訴你的。還有許多事情我都要告訴你。不過現在你可先得帶我去見你的師父。」

楊華又驚又喜，說道：「二師父，原來你已經知道了，我正想稟告你呢。」

段仇世笑說道：「我當然知道。你的師父也是我的好朋友，我已經找了你們七年了！」

話猶未了，忽地又有勁風颯然，來自身後。段仇世反手一勾，那人一托他的肘尖，駢指如戟，便從肘底穿出點他穴道。段仇世叫道：「好驚神指法！」沉掌一攔，雙方電光火石似的分開。楊華方在叫道：「兩位師父，你們不是，不是好——」「朋友」二字尚未說出，段仇世和那個人已是手拉着手，哈哈大笑。這人不是別個，正是楊華現在的師父丹丘生。

段仇世道：「恭喜你練成了失傳的驚神指法，又收了好徒弟。」

丹丘生笑道：「你的綿掌功夫也練得很不錯呀。依我看來，比你從前練的囊掌還要強呢。至於說到徒弟，嘿嘿，這是我間接搶了你的，你是不是來興問罪之師？」

段仇世笑道：「你把仙調教得這樣出色，我感激你還都來不及呢。不過你爲何不在崆峒山，却搬到這兒來住？」

丹丘生道：「這地方不好嗎？」

段仇世道：「好雖然是好，想像中神仙的洞府大概也不過如是。但却害我找了你們七年都找不着！」他心裏正是一個悶葫蘆，想要丹丘生爲他揭開。

丹丘生道：「咱們到裏面說話。石林中山風景最美的地方，你還沒有看到呢。華兒，你去取酒來。」

段仇世跟着丹丘生鑽過幾個幽暗的山洞，忽見眼前豁然開朗，只見峭壁下面一個小湖，湖邊野花雜開，幽香撲鼻。峭壁上題有「劍峯」兩個大字，湖邊一塊石頭上則題有「劍池」兩個較小的草書字體。劍峯上透下天光，令湖光更增激盪。花枝低極，從峭壁上橫伸入湖，湖中花枝的倒影和石峯的倒影構成了絕美的畫圖。段仇世讚嘆道：「此處果然是世外桃源，怪不得你樂而忘返了。」

丹丘生道：「相傳明代的大俠張丹楓曾在此峯練劍三年，日常在湖中洗劍。故此峯

名劍峯，池名劍池。」

段仇世道：「名山勝地，更加上這段俠士的傳說，那是更足令風景生色了。噫，這邊還有一座石碑呢。」

丹丘生道：「這是黃道周寫給徐霞客的一首七言古詩，後人將它刻爲碑記的。張丹楓的傳說未必可靠，這座詩碑却是不假。」

黃道周是明末在南京殉國的忠臣，徐霞客則是大旅行家，兩人志趣不同，事功有異，却是非常要好的朋友。段仇世道：「黃徐二公都是我所仰慕的先賢，這座詩碑倒是不可不讀。」當下拂拭殘碑，讀那首詩：

「天下駿馬駒不得，風骨雪爪走白日。天下畸人癖愛山，負鐮瀉汗煮白石。江陰徐君杖履雄，白裘五尺之雲客。驚風健體雙瞳青，汗漫相期兩不失。事親至孝猶遠遊，欲乞琅玕解衣織。萬里看余墓下棲。擔簦脫屣驚鳥啼。入門吹燈但嘆息，五年服闋猶麻鞋。責人驛騎不肯受，掉頭寧願還扶藜。」

段仇世嘆道：「一個是忠臣，一個是高士，事功不同，但都是畢生從事於實現自己的志願。他們的這段友情，也是以正式千古。」

丹丘生道：「聽說你結交了一派反清義士，這些年來，做了許多轟轟烈烈的事情，

我雖不能追隨君後，亦是頗以有你這樣一位朋友自豪呢。想必你是以黃道周自期了。」
段仇世說道：「我的朋友中倒是不乏黃道周這樣的人物，我却是渺不足道了。和老朋友我是不會說客氣話的，丹丘兄，你聽來的那些關於我的消息，其實十九乃是耳食之言。我雖然結交了一些反清義士，但這些年我實是一事無成。說起來我還是要羨慕你呢。」

丹丘生苦笑道：「我有什麼值得羨慕？」

段仇世道：「你在這世外桃源，安享人間清福，還不值得別人羨慕麼？」

丹丘生嘆口氣說道：「你以為我是在這裏享福麼？」段仇世詫道：「我只道你是像徐霞客那樣，踏遍了天下名山，最後選擇這洞天福地定居。莫非你是另有不得已的苦衷。」

丹丘生道：「不錯，我正因為迫不得已，方在這裏匿居的，」

段仇世頗感意外，問道：「是誰迫你？」

丹丘生道：「我得罪了掌門師叔，又不見諒於同門，如今已是崆峒派的棄徒了。」
段仇世吃驚道：「你是崆峒派最傑出的人物，脾氣在常人眼中看來，雖然怪僻一些，我相信你也不至於犯了什麼太大的過錯，他們怎的如此絕情？」

丹丘生道：「我也不認爲我有什麼過錯，錯就錯在不肖同流合污。」說到這兒，語氣已是顯得頗爲憤激。

段仇世道：「可是爲了你救華兒一事引起的麼？據我所知，華兒是給你的一位不肖師弟串同了浪蕩四虎，從我的師兄那裏搶去的。後來聽說你會替掌門師叔執行戒律，把這位不肖師弟逐出本門。」

丹丘生說道：「原來這件事情你已經打聽得清清楚楚，那就不用我和你再說了。不錯，我是曾爲此事，被掌門師叔怪我擅自作主。不過，我之所以不見容於同門，却也並非只是爲這件事情。」

段仇世道：「那又是爲了什麼？」

丹丘生搖了搖頭，說道：「家醜不可外揚。段兄，你雖然是我的好朋友，請恕我也不便對你詳言。」

丹丘生這樣說了，段仇世自是不便迫查下去。轉過話題問道：「那麼你是爲了不願意見到同門，才躲到這裏的嗎？」心想以丹丘生那麼高傲的性情，不見於同門，甚至無辜被逐，那也難怪他要傷心遁世的。

丹丘生道：「不是我要躲避他們，是他們要我把我置之死地！」